

西班牙人民軍戰歌

……而西班牙歌唱了



秀 信 聯
老 華 書 店 經 行



(22) 228
5401

西班牙人民軍戰歌

編、譯

西班牙人民軍戰歌

一九四八年四月
在太原印刷
初版發行三千册

各書局均有代售
各書店均有代售
各書店均有代售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SPIEN RENMINGJUN

ZHANG 文藝出版社

FANSIN XI 第一版

前 言

西班牙人的戰謠

由於二十多位美國詩人的合作，這本書纔有完成的可能。對於編者徵求詩人們願意用他們的才能，把人民西班牙所產生的歌謠的譯文，配上英國詩的格律的回答，在美國以作家著名的男女都慷慨地響應了，他們自動地獻身替西班牙民主政治的事業服務。他們願意把無比的西班牙的歌謠體改變為英國詩的形式。這

是以表示作爲人民的我們多麼密切地和西班牙的文化聯繫着。美國文學的傳統是不可解開地和西班牙以及西班牙的造詣結合着的。在紐英格蘭文化盛壯的時代，維克諾，溫萊司考脫，鄧法羅，羅威寫了關於西班牙的大膽的作品。在過去的十年間，現代美國作家，關於西班牙文化的不可磨滅的本質，寫了幾本非常好的書籍。派索斯，弗郎克·海敏威，以及麥克萊許，都完美無缺地把握住了那已達到了迷人的堅強的西班牙的精神。西班牙人民和西班牙土地的美妙，那渴望着一切人們在基督教裏面空前地團結起來的神祕的西班牙的重新發現，那從被剝奪階級裏產生出來的反抗的屠牛士和兇殘的公牛對抗的功績，那些像卡斯梯羅所描寫的，把西方的寓言中的土地征服了的“可憐的兵士”的光榮——這些和其他性質相同的價值都滲透在目前把自己供獻給正爲祖國的生存而可怕地戰鬥着的西班牙人民的事業的藝術家的作品裏。

目前世界的危機使西班牙更接近於我們了。過去的西班牙是我們的知識份子，學者，藝術家所嚮往的。我們大多數人不能和西班牙的任何現存的理想建立一種同情的關係，因為她的生命的和文化的過程早已停頓了。那些無所適從的人們受到了西班牙的固定性的吸引。在二十年代的動搖時期，他們在她的過去的光榮裏爲他們的失望找尋慰藉。只有眼光十分遠的人才能夠猜出：西班牙是要做西方文明的防禦者的。當大部份的歐洲在法西斯蒂主義的禍患下崩潰並且其餘的部份有隨時屈服於新的野蠻人的危險時，西班牙人民卻以勇猛的姿態在山脈縱橫的意皇里亞的高原上作戰，這顯出他們對於我們的共同的遺產有着怎樣的信心。使全世界震驚的是：“民主主義”，有一個時候好像變成濫調的了，現在，由於西班牙農民和工人的不朽的英勇，已經恢復了生氣。現在我們可以不必修懼怕任何人民會對兇惡的內訌屈服，倘若我們預備追隨西班牙民衆的榜樣。

被人稱為懦弱無能的西班牙在她的無名的
群眾的行動裏面找到了支持的力量。爲內戰所
帶來的集體的情感，以及悲慘的局面激起了全
國的詩人們把他們對於形式主義的美學的試驗
拋棄。就在反叛的宣告以後，西班牙的年輕詩
人和藝術家建立了一個同盟或協會，目的是在
把沒有領袖的，爲從前的剝削者所拋棄和出賣
的人衆的需要和企望，用文字，姿態，色彩和
旋律去表現出來。在農民和工人投身在防禦後
面用血肉的身軀去擋住柏林人，外國的暴徒
們，以及上等階級的飽暖的市僧們的殘殺時，
阿戈拉的無所謂的詩，顯然也，是不能有什麼
用處的。詩人們以正確的本能，復活了西班牙
詩歌裏面的最古舊的傳統：中世紀的歌謠。

西班牙的歌謠在十六世紀得到了凱旋：在
那個時候社會的各階層都背得出許多歌謠。當
整個國家，無智識的以及有教養的人民，歌唱
一支曲調，一支歌謠時，這個國家正在受到一
個民族的經驗。有一個多世紀，這種希有的現

象成爲西班牙的活生生的現實。在歌謠只是爲農民，印第安人，地中海國家的西班牙猶太人，以及美洲的歸化西班牙的土番所歌唱的時候，歌謠就不再是一個爲全民族所接受的經驗了。當浪漫主義時期，對於西班牙歌謠所發生的興趣在全歐洲復活了，並且顯著地影響着英國的偉大詩人。歌謠的這種光榮的過去使現代西班牙的“純粹的”詩人恢復了那潛伏着的傳統，“保衛文化反法西斯知識份子同盟”不久就出版了它的周刊“El Mens. Azul”。由第一流詩人阿爾倍蒂和阿爾托拉爾所編輯的兩個張的歌謠，以“內戰的歌謠”那樣注目的名稱在行期上面出現。第一期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的。關於這次生死存亡的內戰，我們不能獲得再好的描寫，除了從閱讀我們這裏所收集的歌謠裏所獲得的描寫以外。人民陣線的目標，使新的西班牙受到阻礙的惡勢力，教會，軍隊，地主，新的英雄典型，草率運動，前線各方面的英勇抵抗——瓜德拉瑪人，安達盧

聖，村莊，不許修毀滅的馬德里的城門——所有一切餘的，都由這些好詩，這些生動的詩，這些生動的詩所特有的那種大膽和明晰表現出來。

最初，我們只能從伊促印坡的馬德里報紙上的模糊的敘述裏，知道新的傳統的詩在戲劇地長成着。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詩人們組織戰壕詩歌朗誦會，以歌唱新的歌曲。當去年十月下旬弗蘭克作友誼的拜訪時，我才發現了“El Mono Azul”的最初四期。開始我不過由於好奇心讀完它罷了。幾支歌謠的我的草率的翻譯，由於我的妻子熱烈的反應，向我顯出了這些詩裏潛伏着的力量。擱起一切傍的事情，我們翻譯了四十幾首。幾次和朋友們以及出版者的談話使我們相信，如其把這些歌謠寫成英國詩歌的形式，比起沒有修飾的直譯來，會有更多的效果，因為西班牙的歌謠在英文裏沒有相當的形式。用這些詩的最初的譯稿，在沙羅次維爾，佛及尼亞，華盛頓，菲列得爾非

亞，和紐約城的聽衆面前朗誦，引起了對於它的十分真誠的興趣。因爲感到這些作品有一個要完成的任務，我就請求一個美國詩人的合作，他自己也早已爲這些詩所吸引，由於看到了這些詩的法譯文（法譯文發表在由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同盟所編輯的法文雜誌“Cahiers”上面）。魯爾夫·克勞萊司對於把一本詩歌集子獻給同情於西班牙民主的美國大衆的這個計劃，顯示了一種非凡的熱誠。他的勤苦和熱誠是完成這件工作的推動的力量，所以在這裏最好讓他自己說話。

M.J. 倍那台脫

我沒有什麼話再要說的了，除了爲被邀請參加這件工作的榮譽向 M.J. 倍那台脫表示我的感謝，以及對於使這件工作進行得這麼順利的我的美國夥伴們致我的敬禮。這些詩人們要我代他們說明一兩點。

第一，時間不允許仔細地檢取或選擇材料，或者把每件工作的分配能夠適合各人的趣味。在這樣的一本集子裏，有些細目在政治上或者在詩歌上必然比較其他的細目更為有力；有些材料難於處理，有些材料在修辭學上是不能變動的；有些詩在原文裏是美妙而動人的，可是極難用外國語言重述出來。對於這種材料，我們的詩人們只是拿手拿來處理了。面對着這種困難，他們好心地，誠懇地，並且有着良好的紀律地，把個人的愛慕服從了大眾的利益。

第二，如上面已經指出的那點，這次徵求是要叫詩人們願意把直譯而有節奏的散文——“草率的翻譯”是說得太客氣了——變成英詩詩的格律。我們的詩人中，有幾位對於西班牙文的知識是不夠的；有幾位却很多；有的簡直很少。可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把西班牙原文，以及英譯文放在他們的眼前；大家都被要求着盡可能地接近西班牙的文字和精神。處理的方

法有極大的不同。嚴格說來，這些詩大多不能被叫做一字不走的翻譯；而是意譯，改譯，和註譯。我們知道，翻譯者多少是損毀者。我們大家都誠懇地，並且盡可能地，用詩的傳影法去補足文字的準確。如其我們失敗了，我們希望我們的西班牙友人們原諒我們的僭越的地方。

最後，我們要聲明，我們每個人都用全力來完成這個詩集。我們感謝其他的詩人們，不幸他們寄來的材料不能用在這裏。我們也要感謝美國作家同盟，它的執行委員會把它的秘書股份供我們使喚，並且要特別感謝萊歇和許門兩位，他們自願不辭勞苦地把原稿打出來。我們向至少來自這個國家的一半地方的幾百個人表示敬意，他們對於他們作為詩人的名稱抱着謙遜的態度，可是要求做一些不論怎樣打雜的工作；如其不能呢，他們向我們保證他們對於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和熱誠。

R.亨姆弗里斯

引 言

西班牙人民的歌謠

種類最繁複的和最使人感奮的歌謠從西班牙各地來到我們面前。可是，所有這些歌謠，那些來自人民軍的，那些來自鄉間的，以及那些來自最好的詩人的，都從同一個靈感裏產生出來。

不管動機的不同和情景的變化，大眾的西班牙情緒已在歌謠裏而重新誕生了，服從着它

~~詩人~~。這些歌謠所服從的是同樣不變的
~~理想~~！因為這個時候在大眾運動裏重新產生的
是人，那同樣不變的人。可是這個人是跟出現
在歷史上其他時代的人不同，因為他在今天帶
着他的完滿的姿態出現，他在今天所處着的用
形式去表現他的情緒的地位是比從前更好。人
民和詩人在現在的“歌謠”裏變成共同的了，因
此就產生了人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最深刻的關
係。這不再是一方面是詩人，另一方面是人民
的一個問題；而是看到詩人和人民融洽地在
一起，手挽着手在選擇自由的人道上向前邁步這
一件事情了。這就說明了為什麼詩人現在是人民
的詩人，以及人民是詩人的人民。人民已征服
了詩人，並且為人民所爭取過來的詩人也征服
了人民，這樣就可能使勝利的成果生長。這
件事情只能像這樣地發生：因為人民在恢復了
他們的人格以後就顯出了他們的生命的激動，
以準備最英勇地犧牲自己。

賢牌的大眾詩人總是激唱架空的，並不存

在的人民。最可痛恨的，他們都是一些有的時候假借人民的名義而沽名釣譽的人，並且有的時候他們簡直是一些庸俗之流，把輓歌和傷感的廢話充塞在他們的書籍裏面；那些跟人民的情緒毫不相干的傷感和粗俗。把內戰時代的“歌謠”以及將來的詩歌跟這種下賤的詩歌分別出來的是：後一種詩歌的產生是由於受壓迫的人民對於流血有時不免感到一種不正常的快活；這種人民用他們流血的體殼來估量他們的自由，他們被賦與着這種血是要用來重新征服他們的自由的。誰來控制藝術，是人民呢還是藝術家——這個用單純主義的言辭提出來的問題是跟革命的提法最沒有相同的地方的，現在是一勞永逸地明白解決了。藝術家要做人民的代表，他祇要感到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就够了；而人民要感到自己存在於藝術作品裏，他們的要感到自己跟藝術家一致，就是說表現在他的作品裏面够了。作品裏有人民存在的這個情形就等於人民和藝術家打成了一片；人家一向以

爲這種打成一片的情形要使史詩盛行在傳統上是必要的。在今天這些條件都給與了西班牙詩人，而在這些條件一出現的時候，我們就立刻看到了西班牙人民和詩歌的最好的本質的繼續性，以及西班牙詩歌的最好的表現形式所含有的革命的持久性。而歌謠是我們的人民從前爲建立西班牙而作戰的時候所用的形式，在今天他們爲重建西班牙又用了這同樣的形式。從前的戰爭是爭取一個上帝以及爭取一個在那裏面崇拜這個上帝的國家。這次西班牙人的戰爭是要爭取一個像那些征服它的國家一樣的國家。我們的內戰時代的“歌謠”所給與我們的就是這種西班牙革命裏面的現實感。這就是人民所以瞭解這種詩歌而參與這種詩歌的產生的緣故。

L.瓦勒拉

目 次

誰在這兒走過.....	1
農民們勝利.....	3
極斃林.....	11
流亡者.....	13
村莊的風.....	16
馬惠里的木刻：戰鬥的紅線.....	20
馬德聖和她的敵人們.....	24

✓ 保衛馬德里.....	27
抵禦幾山中的冷氣.....	30
用刺刀衝鋒.....	32
瞧，那些士兵.....	35
西班牙是決不會做奴隸的.....	37
哥爾多巴的非拉法朗加.....	39
拉維安娜的約翰.....	42
賽恩·芒托耶.....	45
林娜·奧登娜.....	48
佛蘭西斯十·梭撈諾.....	51
約瑟·珂洛姆·人民的隊長.....	55
佛南杜·蒂·羅莎.....	57
被槍決的人.....	60
人民的風.....	64
他們把那個老師殺死了.....	68
給死了的人民敬的照視們的讚詞.....	70
歸來.....	73
罪惡發生在格拉馬達.....	81
給薩遜尼諾·羅密.....	83